

陳淳淳

養花怡情



原鄉走廊

光陰似流水 流年如沙漏，生活過的日子，只能在記憶中重現，也許記住日子才是生活的真義，而日子卻總是毫不留情地帶走生活過的每一段美好時光，留給生命的總是那永遠的期盼，在人生的旅程中總是只見匆匆的步履，無暇停下腳步欣賞一朵花開的美麗，聞一縷飄過的花香，儘管每到節假日，各地景區遊人如織，但能為一朵花駐足的又能有幾多？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似乎忘卻了生活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，還有大自然贈與的花香草韻。

生活總不應該是無色無香的，生活要有一種態度，養花需有一份情趣，除了世間煙火味，我喜歡養花，雖然沒有養花專業技術，只把養花當成一種樂趣，在陽台上養些盆栽：月季花、海棠花、杜鵑花、茉莉花、虎皮蘭、吊蘭等，都不是什麼名貴花草，但能在春夏秋冬四季開花，養心怡情，花香四季，為日子添置了一縷芬芳，給生活增加了幾分溫馨；每天澆水養護，給人生添加一份情趣，看花兒綻放時，可以隨想生命的美麗，當花兒調謝時，可以思考生命的意義。花開花謝、花謝花開是植物生長的自然規律，這種自然規律是迴環式的；一棵花樹在自然規律中，可以年年重複著花開花謝、花謝花開，直到花樹的根脈枯竭。人類的生命也有自然規律，那就是生老病死，只是人類的生命沒有迴環，只有始終。

花草的幽香縈繞滿室，在這花氣襲人的空間裡，心情自然而然地隨之柔軟舒暢。望著生機盎然的花朵，無限的美感在胸中蕩漾。聞著花草香味，就感覺是生命散發出來的力量。禁不住展開隨想，如果人類沒有花

草的陪伴，生命該會是怎樣的蒼涼；如果生活沒有花香的追隨，日子應會是多麼的無味。紅黃粉紫白的花兒在花盆中斗香爭妍，使人賞心悅目，令人心曠神怡，當柴米油鹽醬醋茶在生活裡把你憂忙得心煩意亂時，那些陽台上的花草便能成為心靈的慰藉。

用花來比擬人生，顯然不夠貼切。花兒不管是在含苞欲放時，或是在欣然開放後，都以一種最美的姿態來展示生命的律動。當花兒調謝時，是帶著淡淡的餘香默默地接受枯萎；是以一種淡定的態度來體現生命的靜美。花兒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同時體現了樸素而自然的品質。看到花兒開放得那麼歡暢，調謝得這般坦然。不免又引發了隨想：若是人的思想裡沒有存放著眾多的慾望，那麼生命的律動也不能像鮮花綻放般的燦爛，生命的靜息也不能如花謝時的坦然。當然這只是隨想，現實還依舊在眼前。

養花怡情，這是最實在的收穫。當你獨處與花相伴時，總能感到一種溫婉的美麗在引你去賞析。與鮮豔的花朵對視，心情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激起漣漪。美從心中起，情從花中生，感覺暖滋滋，說不出是種什麼味。而飄渺的花香更是引人遐思，恍然中，是人在癡還是花的美已難辯析。正如是陶翁詩中所云：「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」。

倘若記憶裡收藏一束鮮花的美麗，在人生旅途中可以撫慰一段孤寂。如果在年輪中粘貼一縷花香，在生活裡能夠填補許多空虛。突然領悟到了養花也能養出來一個人生的哲理，實在是無比的驚喜。

如果人生是從養花開始，那應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回味？搜腸刮肚的尋思，也只能得出兩個字：美麗！

2023年9月17日

胡濟衛

亦師亦友緣於文



特稿

知道王奎山先生病逝的消息是天翔打電話告訴我的。當時我不在駐馬店，沒能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，至今仍然是我終生的憾事。

其實，我與奎山先生相交多年，作為老師和兄長，他從不在我們面前擺架子。他不抽煙，也不喝酒，更很少與人交往，尤其是他那種不攀附顯貴的文人風骨，至今仍令我敬佩。我上班時經常見他胳膊窩裡夾著一本書，在解放大道人行道上形色匆匆。累了就坐在路邊的道牙子上看書，看累了站起來夾著書本還繼續往前走。我遠遠地看見他走路的姿勢就知道是他，就大聲地喊：「王老師……」他停下腳步扭過頭看著我笑：「濟衛呀！」我說：「走，到我辦公室，喝茶去。」他說：「不去了，都忙。」我說：「不忙，寫御用文字。」他笑。我們就站在馬路邊的人行道上談他在《天津文學》新發表的小說和我的隨筆。他自費訂閱的有《文藝報》、《文學報》、《大河報》等，他每次在《大河報》上看到發有我的文章，就第一個給我打電話。後來，他也開始寫隨筆，先後在《文藝報》、《文學報》、《羊城晚報》等報刊發表了許多隨筆，那一段時間，是他隨筆寫作的高峰期。

最早知道奎山老師的名字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，駐馬店地區群藝館辦了一本叫《沃沃》的刊物，在那上面看過他的作品，那時，奎山老師還是確山縣一所鄉村中學的語文老師。後來，駐馬店地區成立了文聯，地區文聯又辦了一本刊物叫《天中》，在《天中》雜誌上看到了他的「國風」系列小說，後來「國風」系列小說在全國部分文學期刊相繼發表，王奎山的名字才逐漸引起文壇的重視。確山縣成立文聯後，他從縣一中調到了縣文聯，當了文聯的一個小小的幹事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職業作家。

真正認識奎山老師是在1983年。那年春天，我接到了高中同學夏廣臣的電話，說他畢業被分配到確山縣任店中學教數學，讓我到任店中學找他玩。到了任店中學，夏廣臣才跟我說他讓他們學校的語文老師大文豪王奎山陪我。這是我第一次認識王奎山。在此之前，我是只見其名，未見其人。印象中，酒是確山縣國營酒廠的朗陵大曲。席間，大家推杯換盞，喝得昏天黑地。夜晚又換了一家酒館接著喝，由於奎山老師中午喝的有點多了，他躺在宿舍裡睡大覺，沒能參加夜晚的聚會。

不久，以短篇小說《丹鳳眼》和《京西有個騷騷子》而聞名全國的青年作家陳建功，應邀來駐馬店地區舉辦文學講座，地點就是現在的西苑賓館，每一個縣市都選派了在本地最有潛力的幾位文學愛好者前去聽課。我和王奎山正好坐在一起，再後來我們就成了忘年交的文友和朋友。

1992年初夏，我在《河南日報》招待所又見到了奎山老

師，他說《百花園》雜誌準備發他的一組作品，讓他來鄭州修改稿子。後來，他的《畫家和他的孫女》發表後，分別被《小說月報》和《小小說選刊》選載，並獲得了當年的《小說月報》百花獎。

1996年，我從駐馬店地委宣傳部《經濟信息快訊》雜誌調到駐馬店市文聯《長鳴》雜誌社擔任副主編，多次向他約稿，他都是把最新寫出來還沒有發表的稿子，用方格稿紙工工整整的謄寫一遍打電話讓我取，他對待作品的認真態度令我十分感動。

大概是2009年的夏天，80後青年作家胡天翔給我打電話，說想去拜訪王奎山老師。那時奎山老師已經退休搬到了駐馬店市住。我立即給奎山老師打了個電話，他說在家，你們來吧。天翔掂了一提子牛奶，抱了一個西瓜，我給他帶了一盒信陽毛尖。一進門他就笑著跟我說，濟衛，你不知道我平時不喝茶葉嘛，我說你不喝放在家裡招待客人。奎山老師從書房拿出一瓶酒，我接過酒瓶跟他調侃道：你喝水我陪你喝酒，只要心裡有，喝水也是酒。他笑，我和天翔也笑。那時胡天翔還在汝南工作，酒量不行，一瓶酒幾乎都到了我的胃裡。

自從他退休搬到駐馬店市後，許多外地的文友來玩，我就打電話讓他作陪，他總是以不能喝酒，影響我們的情緒為由拒絕參加。久而久之，我們都瞭解了他的這個脾性，也就不再喊他了。2003年，他入選首屆「中國小小說金麻雀獎」，這也是全國小小說界的最高獎。在得知這一消息後，我第一時間給他打電話向他表示祝賀，他在電話裡跟我說：濟衛，不就是一個獎嘛，別人玩的是黃鐘大呂，我只不過玩的是是一個小小的鼻煙壺。這是我第一次聽他把小小說這種文本比喻成「鼻煙壺」，能夠把小小說這個「鼻煙壺」玩到極致，確實是王奎山的能耐。這種低調謙虛，榮辱不驚的為文態度，是許多文人至今都難以逾越的境界和高度。為了表彰他在小小說創作領域做出的貢獻，2011年，他又榮獲了小小說創作終身成就獎。

斯人已駕黃鶴去，留下清名啟後人。2012年5月24日上午8點30分，著名小小說作家王奎山在駐馬店市人民醫院不幸逝世，享年66歲。他把畢生的精力和心血，獻給了當代中國小小說事業，用青春和才華豎起了一座中國當代小小說創新與發展的不朽的豐碑。

菲律濱商報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電話：79606382・82411756
傳真：82411588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請掃描關注微信公眾號

Android 客戶端下載

member:UPMG GROUP

劉佳星

多邊主義與國際新秩序



各說各話

近日，「77國集團和中國」峰會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舉行。這個峰會成立於1964年，主要是由來自亞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134個發展中國家組成。中國在1990年代「加入」77國集團，但迄今未承認自身為成員國，只是依然例行參加G77會議，所以G77常以「77國集團＋中國」名義對外發布宣言。

這個峰會也被認為是「全球南方」的又一重量級國際峰會。雖然在後冷戰期待，這個峰會的存在感並不強烈，但隨著全球兩極化的凸顯，這個代表亞非拉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峰會再次登上曆史舞台，有著特殊的歷史和戰略意義。

今年，金磚峰會舉辦，以及全球南方國家領導人頻繁互訪，這些都讓我們看到了南南合作的日益擴大和對世界新秩序的渴望；與此同時，G7，G20等傳統國際會議的召開；傳統大國的地緣政治綁定、軍事合作、經濟綁定也讓我們感受到全球北方為捍衛世界舊秩序的努力。霎那間，似乎南北兩方站在對立面。

我們這一代人，站在了南北競爭的「交叉口」。這是一場多邊與單邊的競逐，一場新舊秩序的抗衡。

多邊主義的「吶喊」

二戰後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各類國際組織蓬勃發展，人們不再局限於聽任某一個國家的擺佈，各國開始進行多邊合作以應對共同挑戰。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大量的國際組織、多邊主義國際制度應運而生。

「77國集團」峰會就是在這一期間產生的。後來，隨著中國的加入，改為「77國集團和中國」峰會。二戰後的世界，殖民地紛紛獨立，亞非拉呈現大團結的狀態，多邊主義形成，大國力量處於均衡狀態，相互牽扯，提供了一個穩定的戰後世界秩序。由於成員國多為發展中國家，「77國集團」峰會是多邊主義的代表。

上世紀90年代後，在全球化的作用下，多邊主義和區域化組織蓬勃發展，世界形成了以聯合國為主導的、奉行多邊合作的國際秩序。鄧小平曾說「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」，在追求和平和發展的背景下，一些傳統的、帶有政治色彩的多邊主義組織，如「77國集團」峰會發聲減少。

如今，時代潮流似乎也多了一些「險灘暗礁」，多邊主義面臨單邊霸權嚴重衝擊，各國開始尋求國際關係民主化。

尋求國際關係的民主化

美國一直聲稱民主，「民主」似乎成為美國攻擊中國的政治武器，但其所指的「民主」是在保持以美國為霸權的世界舊秩序的框架內進行的，目的就是為了維持美國的單邊主義，幫助美國打擊那些「不聽話的兄弟」。

但在用「民主」實現其政治目的的過程中，美國忽略了「國際關係的民主化」。

「超級大國」壓制其他國家崛起，將自己對全球及區域事務的決策強加於他國，這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內容。可是，這並非國際關係的民主化。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基本精神是反對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，由世界各國通過平等協商共同解決國際問題，共同治理世界事務。

在本次「77國集團和中國」峰會上，古巴國家主席卡內爾表示，「77國集團和中國」肩負著在國際舞臺維護大多數國家利益的重大責任，應團結爭取發展權，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。

從「金磚峰會」到「77國集團和中國」峰會，今年以來，「全球南方」和「多邊主義」的聲音越來越大，充分說明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歷史大勢不可阻擋。

尋求國際新秩序

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、構建多邊主義理念，不再受制於某一個大國，這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心聲。然而單邊霸權行為在軍事、經濟、科技等領域對世界多極化對新興經濟體進行持續打壓，這是在試圖阻止世界多極化趨勢。

一次又一次打壓下，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尋求國際新秩序。

最近，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到北京訪問時，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「國際新秩序」。在這次「77國集團和中國」峰會上，哈瓦那也宣導建立「國際經濟新秩序」。

「國際新秩序」一詞並非首次提出，「77國集團」在1964年就曾提出過。美國在冷戰後也曾經也多次強調「世界新秩序」的構想，主張聯合國為主導，而美國作為「超級大國」。它的「世界新秩序」並非為世界穩定和多極化，而是為了維繫自身霸權地位。

如今，「國際新秩序」再次進入大眾視野，這是全球南方的共同呼籲，也是維繫多邊主義、抗衡單邊霸權的必要舉措。

（作者為香港媒體人）

王強

海上貿易與文化傳承：明代福建人的大航海時代



絲路溯源

泉州等福建沿海漢人社會的形成的歷史可追溯至晉代，最早的考古文字記錄是晉代太康三年的墓碑。在公元280年，孫吳被晉朝所滅，而在4世紀，晉室南遷，一些中原士族從洛陽遷往南京。歷史記載清楚地記錄了曹魏官話與孫吳古語之間的無法溝通。在隨後的260年裡，南京朝廷的文史官員吸收了一些孫吳古語，例如【儂】【暝】等。

然而，隋唐統一中國後，孫吳古語逐漸淡出精英的視野。孫吳語的傳承者——傳承孫吳古語核心詞彙的閩語，隨著唐代中原移民的再次融入，也經歷了多次分化。

隋唐統一中國後，孫吳古語逐漸淡出精英的視野。

孫吳語的傳承者——傳承孫吳古語核心詞彙的閩語，隨著唐代中原移民的再次融入，也經歷了多次分化。

隨著唐代末年大規模中原漢人移民的融入，首先在閩潮/莆仙漢人社會中古漢語產生了鼻化韻，【暝】從mang變成ma，與閩東分化；其次是宋代閩潮中古漢語發現元音高化，【暝】從ma變成me，與莆仙、大田等地中古漢語分化。

閩潮中古漢語（暝=me，後泉州進一步高化為mi；儂為ni）進一步分化，就是今日的閩南話、潮州話、雷瓊話，涵蓋清代合稱閩潮六府（泉州府、漳州府、台灣府、潮州府、雷州府、瓊州府）的閩南方言區。

直至1566年，《荔鏡記》這本由五十五出戲文組成的作品，標誌著中古漢語的傳承者——閩南話和潮州話之間因頻繁的海洋貿易而共同傳承了一種共同語言。

它成為了他們共同擁有的第一部白話文學作品，這是無比寶貴的文化財富。

到了17世紀，隨著西方國家開始大規模的航海探險，海洋法的雛形開始形

成。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（1583-1645）提出了海洋自由的理念，而英國律師塞爾登（1584-1654）則發表了海權論的觀點。1659年，約翰·塞爾登的遺孀將他從南洋收集來的1000本漢語書籍捐贈給了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。這些書籍中，大部分都是福建建州印刷的聖賢書籍。然而，僅有一本白話文配圖戲文《陳三五娘五色話潮汕版》（也就是《荔鏡記》的潮汕方言版本），以及被命名為「塞爾登地圖」的明代東西洋航海圖。在這張由在南洋福建人製作的地圖上標注了12條航線，無一例外地都從泉州出發，覆蓋了東亞與東南亞的各個港口。這一事實表明，儘管明清兩代時不時地實行海禁，但民間貿易並未中斷。

在這其中，來自泉州南安石井的鄭芝龍成為一個典型的明末海商代表。他通曉南京官話、閩南話、粵語、日語、西班牙語、盧西塔尼亞語、荷蘭語和葡萄牙語，成為明末閩南海商中的傑出代表。

1567年隆慶年間解除海禁，漳州的海澄港對接上西方殖民者的大航海時代，加入了世界海洋貿易圈。來自泉州安平港的商人被稱為Shingli（生意人），以海上貿易為生，往來於安平港和馬尼拉之間。而更多的閩南人從漳州港出發前往馬尼拉從事貿易，或者登陸進入馬尼拉城從事屠夫、麵包師等工作為生，正因此才有近年在馬尼拉發現有《漳州話詞典》。

隨著中國重新崛起於世界經濟舞台，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學者自1980年代開始，通過美國、英國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荷蘭、爪哇等地，不斷發現更多古老的檔案資料。

這些分散的信息逐漸匯聚成了明代東西海洋貿易的完整畫卷。

這些發現向我們展示，在鄭和下西洋前後以及西方地理大發現時期，明代的閩南人早已身著漢服，手持航海圖、羅盤，揚帆遠航，投身大航海的時代。

註：雞籠/基隆（quey lang）

本論壇投稿郵箱：siongpoforum@gmail.com